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99  
31 March 1977

CHINESE

第一九九九次会议  
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理事国</u> ：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哈什米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迪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卡德鲁一丁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委内瑞拉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分，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95)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巴林、博茨瓦纳、布隆迪、古巴、埃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蒙古、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布隆迪代表邦伊耶扎科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代表贝凯利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加纳代表萨姆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牙买加代表梅尔先生、肯尼亚代表卡西纳先生、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搭菲卡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蒙古代表彭察格诺罗夫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贾马夫人、索马里代表侯塞恩先生、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瑞典代表图恩博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奈先生、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圭亚那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审议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因此，我建议，按照惯例，并且在安理会的同意下，邀请圭亚那代表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圭亚那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在他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圭亚那代表杰克逊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孔萨尔维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参加这次辩论的所有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代表，都已经对你表示赞扬，我认为你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我要代表委内瑞拉代表团和他们一样向你表示赞扬。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形式，而是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在街上斗争过、一路奋斗上来的人最有资格在联合国代表他的国家。你立志要做的事不会轻易做到，因为因袭的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打击新生的积极性事物。

主席先生，我们对你期望很高，但是绝对不会过奢，只要美国的新国际政策善意充满，只要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了解精神也充满了。这也符合卡特总统在联合国这里所说的意思。

作为拉丁美洲的代表之一，我向你表示欢迎，并对你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方式表示祝贺。

联合王国的默里大使二月份内主持辩论时熟练、机智、态度友善，我代表委内瑞拉代表团对他表示谢意。

在辩论的现阶段中，要就种族隔离政策说出什么新的意思，这是很难的。因此，我们只想表示我们同意安全理事会已经有人表达的意见，特别是非洲各国代表

的意见。在非洲人民看来，对种族隔离进行的斗争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维护人类的问题。以往五百年之中没有人象非洲人民那样备受苦难。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中，有约一千万非洲人渡过大西洋，在北方、在加勒比海和南方建立了——或者协助建立了——这些成为我们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到非洲或非洲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一个异己成分，而是在谈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一种具体的东西。

诚然，关于种族隔离在已经说过的东西以外，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加添了。但是我们可以想想联合国已经花了多少时间来谴责有史以来一个最荒谬的政治思想，一个最不符合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人类环境的政治制度。但是很多年过去了，徒然为国际社会造成了一种挫败失望的感觉。正如在历史上一些其他时代一样，自私自利和少数强有力分子的统制战胜了理性和正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牵引世界进入一次国际大战火。沃斯特和希特勒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也可以引我们得到同样的结果，因为当前我们谈种族隔离不光是谈种族隔离。我们用这个词——这个词无疑是以往三十年中联合国最常用的一个——我们也连带涉及我目前不拟提到的一些问题。

说了上述的话，我就不得不说，我们有所禁忌、牵挂和懈怠已经使南部非洲成为一个特别危险的区域。这既不是非洲人民的责任，也不是他们的错误。

我们从南非比勒陀利亚接到消息说，沃斯特政权已经决定不颁布关于规定检查白人新闻界特别是国际新闻记者的法律。一份销路很广的欧洲周刊非常乐观地把这个法律描写成是对于南非境内“残留的少数自由迹象之一的一种打击”。毫无疑问的是，关于不颁布这个新闻检查的法律的决定只是临时性的；它只有在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才有效力。我们不想为代表南非少数的那些新闻记者的特权从事辩护，因为不消说，这并不是我们所赞成的言论自由。但是那个法律的用意可以帮助说明该政权当前的目的。

同时，从南非来的其他消息警告我们说，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准备一个宪法，将据以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南非式的国家。这显然是对联合国挑战，对大会和安

全理事会就这个主题所通过的无数决议挑战；这也构成了反抗国际社会。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剥削其自然资源是使种族隔离政权得以在南部非洲生存的不可思议的一套利害关系中的一部分。

关于南非问题有一方面特别不好处理，已经有人在这里重复说到过。我们认为它是这次辩论的中心问题。我指的是南部非洲境内的外国投资。正如《全球伸展》(Global Reach)的作者理查德·巴尼特和罗纳德马勒所说，“在过去十五年中，外国投资和内部镇压都已迅速增加”。

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将于四月二十五日起在纽约审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所编的关于这种公司在南部非洲、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活动的报告。联合国应认真研究这个报告，并传布这个报告的结论，因为这可能传布对这些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不利的结论。整个报告令人不安，因为我们从其中注意到，南部非洲境内的外国投资不但在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情况下日有增多，而且是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最公开和有效的物质支持。不用说，有些方面要更为严重些。最严重的，也就是最有冒险性的，自然包括铀的开采和加工和核能的发展。后者是由跨国公司所提供的技术和外国资金帮助进行的。

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曼在他们合著的关于奴隶制度在美国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书中称伟大哲学家约翰·洛克为“人类不可剥夺权利的杰出鼓吹者”，他的思想大大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是他在从事著述时却是皇家非洲公司的股东，而该公司长期垄断了奴隶贩卖的交易。

这件怪事，或者是非难辨的事，对一个十七世纪的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却说不过去。

主席：谢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我很高兴明天就要把主席的木槌移交给他。

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机会参加这次辩论。

人们一再说过，种族隔离问题是殖民奴隶政策的可耻遗产，是南部非洲境内冲突的核心和根源，在联合国以前就已存在，本组织在成立以来一直就在加以审查。此外，国际社会已不止一次说明过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本性，并特别指出它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不断威胁。安理会以往所通过的决定和大会所通过的许多决议都对种族隔离制度表示普遍评斥，并表示安理会有义务采取毅然决然的行动。但是要重提这些决定和决议，既嫌沉闷，又无必要。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还没有被忘记这些决定，如果还尊重大会一再表示的感觉，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的最低期望就是安理会立即对南非执行有力的强制制裁，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在政治、外交、军事、商业和财政各种领域内以及国际关系上所有其他各方面都彻底有效地孤立。

不结盟国家运动一贯支持这一立场。这个运动去年夏天在科伦坡举行的最近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敦促安理会采取长期以来在南非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措施。

如果还有任何人认为仍有可能使用其他作法，或者声称还有时间来耍弄些欺骗花招进行些拖延战术——这些以前已有人多次尝试过了——那就表示完全不了解非洲今天的真正情况。这种情况明白地显示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次会议在使安理会的辩论更加紧要的情况下举行，这种紧要性根本不需我强调说明了。一直屈服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人民的斗争已经赢得决定性胜利，使仍在被压迫的非洲群众的解放变成可以行得通的事。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一种使自由战士在充满危险和荆棘的路上做无数牺牲的合法愿望了。现在解放是已经看得见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达成是不可阻挡或推迟的。

前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侵略安哥拉人民的种族主义雇佣兵的溃败，津巴布韦、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日益壮大的斗争，都在显示在不久的将来，非洲大陆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势力都不避免地要被完全消除。

非洲人民在为自由所做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始终获得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和西方世界所谓的进步人士的彻底坚决的支持。这些势力的联合，各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决斗争和因而产生的国际团结已经证明具有效力。今天的问题是决定这个除了非洲人民获得彻底胜利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结果的斗争还会继续多久。现在的问题是决定还有多久会由各帝国主义强国，继续对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两帮提供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援，就是它们可以得到的唯一支援。换句话说，历史正在提供一次机会——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让各西方强国放弃它们的政策。这个政策原会使它们逃不了使种族主义剥削长此存在下去的责任，并使它们成为进行这种剥削非洲人民而犯的一切罪行恶状的帮凶。

对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继续挑衅，种族主义政权对起义人民的肆无忌惮的镇压，帝国主义代理者对雇佣军的招募和部署，在在构成对于独立非洲的威胁，必须采取坚强有效的行动来对付这种威胁。今年一月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就是一个具体例证。安理会不久就要审议这事。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会根据局势的严重性而怀着迫切感和责任心来审查这事。

现在正进入决定阶段的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需要所有进步的力量之间的最精诚的团结。斗争正在日益扩大，正在因斗争本身的发展而日见加强，因在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而日渐滋长。在这个斗争面前，帝国主义及其帮手们的一切花招都要一败涂地。鉴于斗争的实际情况和每一参与者的立场，想使用反共武器来混淆人民的视听的一切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意使用这种办法的人应该记住纳尔逊·曼德拉一九六二年被种族主义法庭判罪时在庭上说的话。他说：

“白色的南非人对共产主义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他们也许不容易了解为什么有经验的非洲政客易于接受共产主义者作为他们的朋友。然而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在反对被压迫的地区从事战斗的人士如果彼此在理论上发生歧见，这是目前禁当不起的浪费精力。何况几十年来共产主义者是南非境内愿意视非洲人为人类并给予平等待遇的唯一政治集团，只有他

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吃住、一起谈话、一起工作。他们是愿意与非洲人一道为获得政治权利和社会权益的唯一政治集团。基于这个原因，现在有很多非洲人认为自由就是共产主义。”

我要借此机会再度向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南非战士重申古巴人民和政府的全力支持。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必须赞扬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和刚果劳动党总书记马里安·恩古瓦比。他在几天前遭了暗杀；可是这些凶手只能使他盛年夭折，却绝对不会达到他们犯这罪所要达到的邪恶目的。他是为非洲尊严而进行的战争中勇敢的领导人。马里安·恩古瓦比会继续活在非洲革命势力的斗争中。他的榜样是斗争的一个有力的鼓励。非洲不久就会永远脱离剥削和不正义的羁绊，当黎明来临的时候，他也必然在场。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巴拿马代表团也要和许多代表团一样祝贺你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和本组织许多会员国及大众中很多部分一样，对你的伟大人类品质具有信心。你一生献身于促进人权，增进贵国和全人类的社会、道德和文化价值，证实了你的这些品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你担任大使绝不表示美国政府让一个人决定它的体制化的两党性的外交政策，尽管我们了解你的任命是善意和支持联合国理想的表示。这也是通过你使受殖民情况影响的人民的愿望与白宫的贵国政府元首之间有一条直接联系的途径。

巴拿马代表团特别要感谢你的前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詹姆斯·默里大使。他在二月份工作中优异表现，以特异的熟练技巧主持了那段时间中安理会的工作。默里大使的正确时空观念使安理会获益非浅。他固有的高尚品质和杰出才能使安理会在工作方面更加灵活，从而也为他所负的崇高任务带来荣誉。

联合国各附属机构，尤其是负责调查南部非洲特别专家小组，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出在世界上这个重要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原因是少数政权的残酷的种族主义作风，这两个少数政权，杀人放火，使用殖民主义手法压迫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广大土著多数。这种情况需要由安全理事会通过适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使它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的任务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

根据那次调查和那些研究，让我们看看去年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境内的情况。

在这个阶段中，南非境内关于改善政府政策或种族隔离制度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过去一年内，被处死的人颇有增加，是前年的两倍。很多人死在监狱里，当局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死的犯人大多数是黑人。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基督协会执行委员会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八日的宣言(E/CN.4/1977/204)谴责了南非监牢里犯人所遭受的酷刑和杀害以及未经适当程序对政治犯的一切拘留。

一九七六年，当地人民集体反对种族隔离的广大运动获得一些成果。最高潮

是索韦托的学生示威，结果被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约翰内斯堡市郊加以血腥镇压，死伤2,840人。这只能同十三年前发生的沙佩维尔大屠杀相比较。但是这些烈士们并没有白死，因为非洲人民的英勇和对自由的向往使最后消除种族隔离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了。

由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所颁布的新法律防止非法占据住房法案，个人被迫流离失所和流离失所家庭数目的增加还在继续发生，而且将来会继续发生。

当前所适用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邪恶范围可以由南非监狱里现在有十万犯人这件事上看起来。用通行证制度来强制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是一九七五年有二十六万九千非洲人被拘留。

司法和行政当局之间在适用种族主义安全法方面的相互勾结——或者毋宁说是相互纵容——在很多政治审判中彰然若揭。

白人和黑人工人之间当前在薪津方面的差异仍继续增加。一种类似南非的歧视情况也在我国境内被称为巴拿马运河区的北美殖民飞地中存在着，在这里一个北美工人的薪津比巴拿马工人的平均薪津高出三倍。当前国际社会所谴责的南部非洲境内的劳作风在巴拿马运河区内也存在，那里的薪津有所谓的“美国工资率”和“当地工资率”。

所谓独立特兰斯凯的建立说明南非根本不把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放在眼里。因此，特别专家小组的结论是“班图家园”政策违犯了各民族的主权和自决权利。

事实上，专家小组认为特兰斯凯实际上是一个不自治的领土，是南非的一个保护领地，缺少一个主权国家的主要特征。这是完全合理的结论。

南非的教育制度和劳工关系一样地受了种族歧视的困扰；黑白分校极严，非洲人的教育素质很低。在巴拿马运河区情况亦复如此，在那里有北美学校和“拉北美洲”学校。

南非境内的学生运动遭受很多阻挠。例如南非学生组织和南非学生运动对种族隔离的抗议就被以开除、软禁和审判的方式加以镇压。

因为种族隔离使家庭生活产生混乱，儿童在黑白隔离的环境下成长，造成了儿童蒙受羞辱的条件，因此种族隔离就尤其应该受谴责。

非洲人的住房很糟，因为连最基本的卫生设施都没有。例如在索韦托有成千成万的居民，但一百所房屋中只有三所有热自来水，一百所房屋中只有十五所有电力供应。

移民劳工制度破坏了家庭团结和稳定，因为妻子不准到她的丈夫工作所在的城市去。城市地区男女人口之间的差别很大，在有些社区中竟是十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比例，在很多社区中儿童多于妇女，这样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动乱。

在工会方面，对非洲人口没有任何保障，因为现行法律侵害了工会权利。工会人员当然是非洲人，他们被起诉、审判和拘留，尤其每次罢工以后。

这种令人痛惜的情况对非洲人口的心理健康有令人吃惊的影响，必须由联合国各机构立即采取措施来终止世界这一地区的种族隔离和侵犯人权情事，因为南非的整个政策构成犯罪行为，是每一个伤害人类罪行的典型。

在纳米比亚，对于仍然处在南非非法控制下的这个国际领土内的非洲人口来说，情况越来越糟。在那里，种族隔离的法律和政策发生了恶劣影响，越来越残酷。很明显，南非利用狡猾的伎俩正在企图根据南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不根据纳米比亚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来决定纳米比亚的未来。

人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温得和克制宪会议远远不能满足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的要求，因为这个会议荒谬地剥夺了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由于南非推行它的班图斯坦化政策，情况更加恶化了，因为大家还记得，南非一九七六年三月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定东卡普里维是“自治区”，这个决定使班图斯坦化过程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此外，又依照一九七六年四月的

一个法律准许雷霍博思地区“自治”。

南非不但仍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使广大人口被迫离开他们的固有家园，而且把纳米比亚领土惊人地加以军事化。其目的是要按照有计划的国家恐怖主义对纳米比亚人及其英雄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进行殖民主义战争。毫无疑问，西南非民组是最有代表性和责任感的政治组织。是为保卫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和永久利益，他们的独立自主决而创立的。

关于南罗得西亚，巴拿马代表团同意联合国内的一般看法：在一九七七年中必须决定性地解决这个双重问题，一方面使津巴布韦非殖民化，或使它作为一个新的非洲国家而独立，一方面接受多数统治原则，这个原则一定要终止伊恩·史密斯的种族主义政权滥用权利，终止非洲人在自己国家之内处于半奴役状态。

负责研究南部非洲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专家小组所作的优异表现值得我们最热烈的赞赏，从 E/CN.4/1222 号文件中可以看出，该小组指示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对非洲人仍极其残忍，仍然严格进行种族歧视，仍然使非洲人过着困苦的日子，仍然越规妄为，做事放肆，任意迫害。

这个专家小组并建议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其他强国以及世界舆论在日内瓦会议复会时对反叛政府施加压力，以期达成具体结果，并使移交时期可以和平渡过。

巴拿马要和其他国家一样赞扬非洲国家利用联合国来为南部非洲的冲突谋求和平解决，因为非洲国家要求通过谈判方式使南非境内发生改变，并要求世界其他各地支援。

从非洲国家的态度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非殖民化过程不是一个孤立现象。相反地，这过程应该在任何地方都进行，因为殖民飞地在亚洲或拉丁美洲和在非洲一样地应该指责。

非洲殖民问题和巴拿马殖民问题颇为类似，因此我们认为同样的情况必须有同

样的纠正办法。从比例上说，巴拿马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阿扎尼亚一样在自己领土中心有一个外国的殖民飞地盘踞伤害，那里也有种族歧视，而且荒唐的是在那里有外国法庭、外国法律和外国语文，完全违反公认的人民政治和经济自决权利。

象非洲国家一样，巴拿马正在与一个大国谈判，希望能恢复因殖民飞地的存在而受到侵犯的充分主权，但是象非洲国家一样，我们也希望有这里所充分代表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支援。

巴拿马政府认为，凡是有殖民主义的地方，就有种族歧视。这好象疾病与致病的细菌之间的关系一样：有肺结核就有科克杆菌；有癌症就有癌细胞。这就象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因此，南非在南部非洲所进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作风，和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所进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作风，虽然是以其他方式进行，却应该加以比较，并且应该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这两处地方存在着同样的罪恶和不正义现象。

一方面是北美飞地所代表的殖民主义，在我们领土中心维持着一个外国政府结构，用一种外国语文单方面管理着；由于这种殖民主义的结果，巴拿马运河区里有种族隔离和南非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具备这种作风的特性和特征，尤其在劳工关系、教育和住房方面。各位代表如果要知道细节，可以参看巴拿马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日向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载于文件 CERD/C/8，其第二部分专谈“巴拿马运河区内的歧视”。

卡特总统竭力主张尊重人权。这就是特别支持你，主席先生，正在进行的努力，就是设法使我们一致通过一个使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非殖民化的方案。因为美国和国际社会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人民的自决权利是典型的基本人权。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大会及安理会的各项声明，行使这种权利，这是和平解决人类所遭遇的主要冲突的关键。

我们象非洲国家一样感受痛苦，因为谈判过程慢得令人哭笑不得。这种谈判

在南部非洲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在巴拿马也长达十三年了。现在看来，在卡特政府时期，如有参加安理会工作的世界所有区域的协助，就有可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境内消除殖民主义的最后痕迹。

我国预期而且认为有权与美国就巴拿马运河签订一项新条约，来终止北美对巴拿马领土的管辖权，恢复巴拿马的领土完整，并让巴拿马控制和运用巴拿马运河，以便使两个海洋之间的这条航道成为和平和进步的工具，任何时间都让世界所有国家的船只往来使用，不作任何歧视，以完全平等为条件。我们坚信必须克服主要的心理上的保留，当然也必须克服本世纪开始时流行的、在谈判时依然出现的与时代不合的残留心理影响。但是我们希望所有这些都会被取代，以便在一九七七年内签订一个条约。两方面必须加紧努力，依照有关各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来缔结一个条约。

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卡特总统访问联合国，在大会堂对会员国代表团讲话，无疑是加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步骤，而要联合国的工作获得成功，就必须有世界其他领导人的支持。

《纽约时报》今天的社论说：

“一个新总统和一种新精神使我们对越南、对巴拿马、对非洲很多地区和最近对古巴的态度趋于和缓。”

这篇社论接着说，现在在谈论与中国取新步骤，关于中东的新谈判，修理国际合作和管制军备竞赛的机构。我们认为在后一点必须与苏联达成积极性协议。

由于国际上的这种背景，第三世界各国和所有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国家都会同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问题，特别是南部非洲问题和巴拿马运河问题，必须在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的情况下获得解决，也就是说，要和平解决那些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情况，就需要照顾到下述因素：

第一，这些地区中每一地区的非殖民化过程必须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立即完成，该宣言庄严宣布需要无条件地迅速终止殖民主义，因为殖民主义否定基本人权，违反联合国宪章，并危害和平和世界合作的事业（第1514(XV)号决议）。

第二，每一国家在行使其领土主权时必须能依照下列的联合国大会宣言所确定的原则和准则收回其自然资源：宣布主权是人民自决权利的一个基本成分的《各国人民和各国自然资源和财富永久主权宣言》（第1803(XVII)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第3201(S-VI)号决议）。后一宣言除了别的以外，还规定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应充分尊重：

“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充分的永久主权……”

“所有遭受外国占领、外国和殖民统治或种族隔离的国家……对于其自然资源和所有其他资源受到的剥削、消耗和损害要求偿还和充分赔偿的权利。”

巴拿马代表团认为，在进行谈判以求解决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问题时，安全理事会应该同时采取宪章第七章所授权的一切措施使它的决定有效。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支持安理会依照非洲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及其他各国在会上的发言在这方面所作的决定。

我们的立场是根据我国政府首脑奥马尔·托雷霍斯·埃雷拉将军去年八月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所阐述的政治概念。在这个历史性场合上托里霍斯将军说：

“我要告诉我们的非洲兄弟们，当联合国派遣一个战争特派团的时候，我们的武装部队会去和你们一道消除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少数的权力。”

他接着说：

“我们知道种族隔离是什么，因为种族歧视正是把我国瓜分为二的那个地理区域中最可耻的东西”。

南部非洲正要开始发生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 这变革必须由联合国强力支持来完成。 没有人能否认非洲的事业也就是拉丁美洲、亚洲和忠于非殖民化过程的一切国家的事业。 总之，非洲的事业也就是联合国的事业，也就是不结盟国家的事业。

《科伦坡政治宣言》说：

“不结盟国家支持各民族解放运动为摆脱殖民统治而争取独立的斗争，支持为摧毁不平等关系和任何形式的统治而做的各种努力，并将依据联合国宪章通过一切办法朝着这些目标去做。”（A/31/197, 附件一，第34段）

主席：谢谢巴拿马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从前面这许多位发言人所说的话来看，把南非问题列入议程，更广义地说也是对南部非洲局势进行一次审查。安全理事会重视本组织在世界那个部分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

安全理事会和整个世界社会对南非有三项控诉。第一项也是最根本的控诉是种族隔离。违犯我们的理念和本组织的宗旨，蔑视已经被提升为一种制度的人的尊严。第二项控诉是持续非法占领对享有国际地位的领土——纳米比亚。第三项控诉是不奉行本组织对非法反叛政权也就是南罗得西亚强制实施的措施。

我说过，最基本的控诉是关于种族隔离的控诉；换句话说，就是关于人对人的真正理解。我国谴责这种违反法国和西方社会的基本原则的制度。我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一问题的各个不同层面。

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对人类生而平等的概念。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一原则是与基督教的教义相表里的。十八世纪对于理性的狂热促成了这一概念的世俗化，并确保它成为一种制度。平等精神得到了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学家的强调一位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没有平等精神就不可能有民主制度。由偏见支配改成理性支配是十八世纪两项重要宣言——美国和法国的宣言——的起点。这两项宣言的第一句就宣告，人天生和永远自由，天生和永远拥有平等的权利。在第二个阶段，理性支配和平等原则就变成了法律，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也适用在所有的人身上。我们两国的人民在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的。这些人也就是今天使民主制度成为当前历史阶段最恰当的一种制度的法律的订立者。到了二十世纪经济和社会领域，也就是在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均主义。我们今天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强迫性的贬低和剥削进行斗争。我们认为这一点与十八世纪抽象的平等一样重要。法国本国的宪法便首重此义，它的序言部分有一段说：

“不得以性别、年龄、肤色、国籍、宗教、见解、种族来源或其他任何原

因，违反任何人的尊严，将其置于经济、社会或政治上的卑贱地位，以便对其进行剥削，”

根据这一情况，回到我们辩论的主题。平等原则在南部非洲，是不被承认的，实际上是被藐视的。那里的法律并不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多数人的经济地位远劣于少数人。我们谴责种族隔离政权，是因为它反民主，它是在硬造一个假的社会而不在建立一个具有人性的社会，它公然蔑视人类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所珍视的种种愿望。

现在我立刻谈到辩论的另一问题，即由种族隔离政权存在而造成的紧急情势与国际社会的义务之间关系：这种关系的密切和我们之必须有所举动和考虑采取某些行动是很显然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吉兰戈先生在大会说：

“我们行动的中心目标，和平肯定是建立在国家独立基础上的平衡的产物，但它还需要更加广大的基础。一九四五年时，我们不就宣布过我们对于基本人权、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信念吗？”

“……我们不得不指出，今天世界上还是有许多常常会实际危害到和平的危险局势。其原因是起于没有承认个人的基本权利。”

“我这句话，是特别在指南非而言，该地的紧张和对抗，正在日益尖锐。这个发展显示出我们的参加和支持防止这一局势发生致命升级的努力并不是一种无的放矢。尽管各地的情况可能彼此不同，但是种族歧视之为危机的主要根源则已是一件绝无问题的事实。”（A/31/PV.9，英文本第42页）

我国政府对南部非洲的局势作了深入分析之后，使我们不得不开始对于种族隔

离进行谴责。 当一个非殖民型式的社会的毛病是在对于人的观念时，当它不承认民主的实行必须先有平等的精神时，还能要做些什么来使它恢复正常？让它沦入魔鬼之手呢？还是让它同南部非洲大多数人民一起永远受到惩罚，我们不能不指出，我们不仅仅是碰到一个不顾政治情理的政权，也面临了一系列社会紧张和狂热。

孤立某些社会从来不会使它们更加开放。 历史显示，这样做只有使对立的立场更形强硬，阻碍所有的进展。法国代表团在上次辩论曾强调表示，对于这种毛病，法国赞成用药，而不赞成进行手术。 我们认为，承认有可能就该毛病进行长期和必要的谈判是唯一的可行办法，因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导致变化。 当我们试图调理一个社会根源很深的毛病时，国际社会必须贯彻始终施以多种多样的压力。 我是指耐心，而不是软弱。

当然某些人马上会说，道义上的谴责已无何用处，用得着它们的时间已过去了；压力也没有用了，它们效力已有问题。还有很多人则认为，已到应该实施强制制裁的时候了。 可是我的意见却不然。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最适当的办法是，把我们要求南非实施的改革中所应包含的各种原则收录在一份庄严的文件中。 我希望比勒陀利亚政府不要轻视安理会各工作组所拟宣言的重要性。 宣言的案文否定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据，驳斥南非当局的种种行为和它不正当地强加给黑人多数的各种生活方式，比勒陀利亚必须了解，我们要求它作出实质的改变，重新深入地审查它的政策。 目前这种压迫不仅可耻，而且危险。

南非必须拯救自己帮助我们，防止发生德吉兰戈先生所说的致命升级。 它必须尽快废除一切种族隔离的痕迹，并与所有那些在教会、商业和其他组织内为这项目标而工作的人进行合作。 它应当承认，所有南非居民都有成为公民的权利和可以自决命运的政治地位。 它应当放弃象特兰斯凯这种班图斯坦制度，我国和欧洲

共同体各国都彻底谴责这种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抛弃造成南非当前局势的哲学体系本身，代之以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目前掌握权力的少数特权份子没有任何可见的理由不予接受的制度。

我说过，白种南非不是一种殖民地的型式。这些男男女女都不是移民。我不曾听到非洲同事谈到反过来压迫他们，恰恰相反，哈里曼大使所讲的一句含有深意的话却使我感到震惊。他说：

“我们只要求，在南非所有种族集团拥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多数统治”（S/PV.1988，英文本第33-35页）

因为既然尼日利亚的外交部长说，非洲人要建设，而不要破坏。在南非和任何其他地方，应当超越于威胁和过于简单化的拒绝之外，考虑一下，如何以解决本地区困难问题的新办法为基础，找出开始进行持续对话的最好的方法。

我毫不迟疑地会同意，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提出的种种主意，就象加拿大和德国同事一样，我认为，现在应该设法打破僵局，让南非在它负责的地区，作出第一项真正重要让步的时候了。

我想再引用这次辩论中说过的另一句话。非洲一位特别具有人望的发言人说，在人民能够博爱相处共享平等权利之前，南非是永远达不到繁荣自由的。在这句话里法国国训里的三个字，——连常被遗忘的博爱都包括了进去，实在使法国代表不能不深受感动。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享受最低限度的博爱精神，它就不值得存在，这是万分确实的真理。我们应该从人性方面，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来寻求解放今天南非危机的办法。我们应当作出不懈的努力来达成这项目标。每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与比勒陀利亚维持关系的国家应有特别重大的责任——都应当分别主动地表明它一定要看到一个引起暴乱的社会逐渐转变的决心。

不论情形如何，劝说和运用坚定和逐渐加大的压力仍然是不应当放弃的手段。法国认为，对于南部非洲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鼓励那些为数仍然极少的南非白人为使正义呼声可以传出来而进行的斗争。不懊悔、不松懈，努力创造最有利的情

况，以求这种情势的和平解决，也是符合本组织的目标的。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多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科乔维先生（多哥）：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允许我参加这次人人都认为是极为重要的辩论，在这个庄严的机构发言，并向你指出，我国对南非问题采取的立场，和这个立场所根据的前提。

首先，我要向马里安·恩古瓦比司令致敬，谨以纪念这位为人类理想斗争的英勇自由战士。受到刚果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爱好进步的人民爱戴的恩古瓦比司令令人悲痛地逝世了，他在战斗的非洲，可能甚至于在全世界所留下的真空都将是难以弥补的。

主席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是多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前面几位发言人一起，向你祝贺，祝贺你就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主持本月安全理事会工作所表现的卓越才华。你的名字光荣地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名字连系在一起，我们崇敬地纪念他为美国黑人民权所作的斗争。

你了解到人是什么，你了解到不论他的肤色如何，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你曾为人的尊严而斗争。我们认为，你的任命是一个标志，就好象我们认为，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们极为关切地聆听的有关人权的意向声明也是标志。我们知道人人都知道对于这个问题虽然人人在任何地方都要永恒地出尽全力采取行动，有一些优先事项需要立即采取坚决和有利的行动。其中一个例子是南非，那里已存在着一种一触即发的局势，它是由于少数白人对多数黑人强加难以形容的压迫所造成的，在那里，纳米比亚被非法占领，在那里，设立了美其名为班图斯坦的集中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种族隔离所造成的。

对于南非实施种族歧视性措施，三十多年以前就响起了警号。在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各不同专门机构和委员会里，国际社会通过了有关种族隔离的无数决议、建议和报告。

除了这些决议、建议和报告之外，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一大批数量可观的有关遣责种族隔离的宣言，或是为这种主义及其应用所费的笔墨唇舌，没有人能说，本组

织没有充分关心到这个问题，也没有人能说这个问题不是令人类社会所极感关切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是人们一致谴责的对象，因为它的概念本身就是残暴和不道德的，而它的应用则是令人厌恶、不人道和不能允许的。种族隔离显然是令世界道德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它有系统和全面地蔑视《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基本原则：种族和人民平等、正义、对人的尊重和人民自决的权利。

人们一致承认，只有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才能使人类避免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难以形容的恐怖，才能确保世界持久的和平。正因如此，人们不难预见，种族隔离无可避免和无情地会把世界引向那些灾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恐怖事物引起了世界那样严重的动乱，使人类遭受到那许多悲惨的痛苦，并在所有领域激发那么大的骚动，而且看来，这些骚乱并没有减轻。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种族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很遗憾的是，人类仍然在肉体上和良心上蒙受那场战争种种恐怖事件所导致的后果。

今天我们在南非毫无疑问看到了种种迹象：该地区的暴力升级，沃斯特束缚阿扎尼亚的压迫——抗议——镇压的恶性循环，冷血的残暴屠杀；造成黑人男女，甚至儿童死亡日多的屠杀，他们唯一的罪行不过是要求被作为人类看待；目的在使南非黑人永远陷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贫乏的深渊，不能自拔的种种非人道措施；设立根本就是大型集中营的班图斯坦；对独立的邻邦进行的挑衅和攻击。所有这些事都构成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好战和侵略成性及其疯狂政策所带来的灾难都是众所周知的。

既然如此那就请问为什么尽管过去三十年来展开了种种努力来消灭种族隔离政权、尽管人们一致谴责该政权、尽管它本质残暴、尽管它对世界显然构成了危害、尽管有历史的教训——尽管上述的一切，为什么种族隔离政权还能保卫自己，甚至越来越强大，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敢如此违抗国际社会而沾沾自喜？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沃斯特政权会有这许多同谋，毫不掩饰的同谋。是否因为沃斯特和他那一帮凶暴的白种人自以为要把南非变成自由世界的堡垒呢？

这样来看待自由世界，来代表它和保卫它，那真是咄咄怪事。这种冷酷的骗局是太明显了，任何人都不会上当的。没有比比勒陀利亚的主子们所用的那些办法，更能使人嫌恶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更能助长西方的没落——如果的确需要如此顽固地坚持把东西分得如此清楚，继续这样方便地，又如此危险地把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而不顺从时代的需要，把人类单单看成一个大家庭而和谐地发展这个世界，使其中每一个人都保证享受得到基本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做法是不是为了保护不断在该地区增加投资的商业界的经济和财政利益？有一种可能相当庸俗的说法，这就是金钱没有臭味。但是，为了少数自私的物质利益而牺牲道德原则和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仍然是不人道和令人厌恶的。某些经济和军事大国帮助白人少数，继续把野蛮的法律强加在绝大多数黑人身上，这是否是为了保证白人的生存呢？从殖民主义黑暗时代以来，尽管承受了所有殖民主义的耻辱，却没有一个非洲人曾要把从前的白人殖民主义者消灭。他们仍然成为年青独立国家发展的积极合作者，有时甚至是享有特殊地位的受益者。南非为什么对这一点特别有任何恐惧，尤其是当我们知道黑人对兄弟关系和多种族和睦有崇高的见解。

支持可怕的沃斯特政权，支持它的残暴和对我们社会的阴谋只培育种族间的仇恨，而那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果不是因为南非政权及其同谋为了继续控制南部非洲，恪守“只要他们怕我，谁管他们是不是恨我”这句话为格言，我们如何能解释它如此深切地鄙视《宪章》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全世界各种族和人民的友爱团结？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坚信，以力欺人者断难永作主人而持久不衰。一个尊严受到损伤的民族将不畏任何牺牲，从野蛮的压迫求自身的解放。此所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注定要消灭的，也正是因为它警觉到这个事实，才疯狂地妄图在其疆界外巩固它的力量，一方面拉拢陷入绝境的叛徒，伊恩·史密斯的效忠另一方面则吞并纳米比亚。

把它疯狂地要求南非让纳米比亚解放的许多决议践踏和同那个被国际社会所唾

弃的罗得西亚叛徒取得的默契，只能被看作是沃斯特少数政权垂死挣扎的表现。

去年二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在洛美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开幕典礼上，多哥共和国总统、多哥人民运动总统和创立者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在谈到阿扎尼亚最近的局势发展时说：

“那些支配力量仍旧自以为占优势而踌躇满志，因此是不肯无条件停止抵抗的。此所以对伊恩·史密斯拚死抵抗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或南非排除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假装安排一个会议来决定纳米比亚的命运，都不足为奇。我们应当提高警觉，以期使迟早会采纳的解决办法符合有关人民由来已久的愿望。非洲将赢得胜利，善意的人民与和平将随之赢得胜利。非洲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它的斗争是合法的斗争因此终会战胜的。”

这并非仅仅是一时感触的发言，相反地，这是对有深远影响的人道主义革命所提示明确方向表示信心，也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动员所有力量，为争取最后的胜利，与不正义和压迫进行不懈的斗争，保证在一个团结和友爱的世界上，人人能享受自由、平等、尊严和安定的理想得到胜利。

主席：我谢谢多哥代表向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贝凯利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并且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因为你们同意了让我国代表团参加安理会审议这个项目的要求。由于我们的大使不在纽约，未能出席，我这次能够向这个庄严的机关致词，实在是我个人的殊荣。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意借此机会祝贺你被委任为贵国的常驻代表，和担任本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

安理会面前的这个项目，即：南非问题，长时期以来——三十一年来——联合国为它进行了辩论、发表宣言和通过决议，但至今还没有什么成果。在过去三十一年，在各个活动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独立国家；若干困难的问题即使尚未解决，也在认真处理之中。

这三十一年来，只有一个现象是一直顽强不变、无视于世界舆论的，但这个现象——南非及其种族隔离——是世界所不能忘记的，联合国每次辩论南非问题时，我们非洲人都被导致相信形式，而不是实质，相信言辞，而不是行动。我们经常被导致相信南非的朋友所支持的行动步骤比我们自己的行动步骤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南非的朋友在过去三十一年都随心所欲。目前，南非已经采用了种族隔离，即：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以替代仅仅的歧视；南非已经变成一个侵略性的国家，而不仅是一个讨厌的邻国；南非已经公然蔑视联合国，而不仅是与联合国格格不入而已。

当各国代表团今天到安理会来请求安理会采取行动，安理会各理事无疑地会就宣言的内容进行密切磋商，以便产生一个为大家接受的案文的时候，南非却在完全蔑视国际社会，采取一些更加具体的行为。当安理会关心在这次辩论后将选择什么措词的时候，南非却在采取具体的行动。今天《纽约时报》约翰内斯堡消息，在我们讨论南非问题之际，该国却在增加它的国防预算：

“国防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警察的费用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这反映该国对于国家安全的日益关切。增加后的国防预算将达十九亿美元，占预算总额一〇三亿美元的百分之十八。”

这项进一步蔑视联合国的行为会激发安理会各理事采取较为强硬的行动吗？我

希望是会的。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探讨南非问题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一方面南非的局势尖锐化了，另一方面又有若干理事国——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些重要理事国——在唆使和鼓励南非继续它所采的行动步骤。

这些理事国诚然没有替南非制定种族主义法律，替它或它的随从策划对非洲的侵略，或许也没有教唆它蔑视联合国。但扶掖它的经济，把它的军队武装到牙齿，对它给予鼓励，同它在运动、科学、艺术、通信和外交方面保持亲密关系以抗拒国际社会对它的孤立的，不也就是同一批朋友吗？这些南非朋友可曾采取过即使是象征性的行动，以表示它们对种族隔离的反感吗？我们经常听到的理论是，它们是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因此，它们的政府无权过问它们运动员的行动，它们艺员演出的地点，它们商人贸易的对象或者它们的国民到何处旅行。它们无法约束它们的军火商；他们也是自由的人民嘛，可以到处做生意。至于它们同南非的外交关系，它们在南非出现是必需的，因为它可以有和缓南非的作用。它们有数不清的借口。目前，南非已经变得更加目中无人。这使人更加受不了了。这一骗局还要继续演下去吗？

现在是必须采取行动，以避免南非情势的不可收拾了，事实上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安理会必须履行它的义务，终止南非和它的随从——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滥杀、监禁和侵略。也许可以说服那些把实现人权当作新发现的信条的政府把这一信条适用于南非，不必到处咆哮，找其他的一些国家作为可以大发脾气的对象。据说，有一位为人权而奋斗的老战士最近说过，突然之间人权成为了主题，她的办公室接到纷沓而至的各种询问。我还可以补充说，在她看来，这种新发现的兴趣并没有在帮助人权的实现——只有在妨碍它的实现。

人权问题是太过重要、太过宝贵的事业，决不是可让风头主义的激进派所要的花样。究竟人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在有些法西斯国家里，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也许确实是被剥夺掉了；但在另一些国

家里，受到镇压的也许是些煽动者、普遍刑事犯和内部颠覆者，而他们却突然地变成了伟大的人权斗士。即使是如此，世界上只有南非一个国家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不把他们当作人。这项人权是极其基本的，如果真正关心人权的话，早就应该对南非施加压力。

当这些人权的新旗手在这最需实现人权的地方略作努力的时候，也许可以再想一想保护他们所谓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否还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而并不一定要去牺牲南非黑种人的利益。难道南非对它们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真的是重要到非要容许它去剥夺黑人的生命，自由和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可吗？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代表团看来，这就是南非的朋友经常争着去维护南非，以免安理会对它采取任何行动的基本原因。

现在相当著名的“国家安全研究第39号备忘录”，俗称“基辛格关于南部非洲的研究报告”，十分明白地显示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是安全和经济，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将是保有这些利益。有些人会再加上一类利益，就是美国统治阶级同种族隔离的策划者是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但我们可以把这种想法搁在一边，因为这样想的话，对最后从法典上删掉所有有关种族的法律的统治阶级来说未免太不留情面了。但其他两类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是必须直接面对的。该研究报告提到经济利益时说：

“美国在南部非洲（主要是南非）的直接投资额约十亿美元，所得利润非常之高。贸易，主要也是同南非，对美国是顺差（一九六八年对南非的出口约为45,000万美元，出口则为25,000万美元）。此外，南非对联合王国国际收支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对美国也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合王国在南非的投资额估计为三十亿美元，联合王国明确表示它不会采取任何会妨害它们经济利益的行动。南非所产黄金的计划销售同美国的利益也密切相关，因为这对成功推行黄金双价制是很重要的。”

国防利益大概情形如下：

“南部非洲的位置对美国及其盟国很重要，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关闭和苏联在印度洋的活动频繁的时候。美国军机是要飞越葡萄牙领土和南非的上空，并使用它们的降落设施的。南非还有主要的修船和后勤设施，其所拥有的技术水平是非洲大陆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穆罕默德·哈瓦斯和包里·科恩合著，《基辛格关于南部非洲的研究报告》（劳伦斯·希尔公司，一九七六年）第87页）

有人也许会争辩说，这个研究报告已经很老，是七年前的东西了，而且是编写给当时的行政当局审议，按照当时行政当局看问题的角度来描述问题的；现在情况已经有改变——首先苏伊士运河已经通航；葡萄牙殖民地已经获得解放，等等。也许还有人可以说，第39号备忘录毕竟只是一个研究报告，不是核定了的政策。这很可能是对的，但问题是，尽管在表面上有一些变更，在我看来，第39号备忘录的主要论点还是有效的。只要美国仍然认为这两种利益是值得保护的，尽管它向我们怎样示意，我们仍不能期望它这一方会有什么帮助或了解。

对美国适用的当然对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以色列和日本也一样适用。关于这些国家在加强种族隔离对南部非洲黑种人的控制方面和曾经继续发挥的作用，已有详尽的文件记载，毋庸赘述了。

因此，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既然维护南非有这许多后果，究竟该不该再牺牲黑种人的利益来继续维护南非。三十一年来南非获得了它所需要的一切保护和支持，现在该是对沃尔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对黑种人提供一些支持的时候了。三十一年来我们一直在诊断这个病状。要说我们是做了些什么的话，便是诊断得太多了。从来就没有开出药方，更不必谈动手术了。有些人可能认为还须作进一步的诊断。但我觉得现在即便动手术也嫌太迟了。对这般严重的疾病，唯一符合人道的做法，就是让身体死亡。

请允许我引用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中校在消除种族歧视国际纪念日给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息。他说：

“我谨借此机会代表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政府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通过不断投资和经常使用否决权以援助和教唆比勒陀利亚非法集团的安理会理事，听一听在南非被压迫大多数的声音，遵守联合国的决定。”

埃塞俄比亚经过种种艰难险阻才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埃塞俄比亚对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所经历的困难和痛苦是完全同情和了解的。因此，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将给予他们有力的全面支持。

主席：谢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